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文貞集卷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張文貞集卷九

大學士張玉書撰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皇帝受天景命撫有四海東西極日之出入罔不稱臣奉朔修職貢惟謹而厄魯特噶爾丹獨自越于生成覆載之外狂逞搆釁以上干天罰於是

皇帝赫然震怒以康熙三十五年春定議聲討

上親總六師從中路入

命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會陜西

將軍舒書博濟孫思克從西路入截擊賊後而

盛京黒龍江寧古塔諸路則各厲兵以須用備

策應二月癸丑以師期昭告

天

地

宗社在京幾務悉屬留守綜理焉丙辰

車駕發京師

皇子侍衛行者咸分莞軍事師出獨石口跋履沙磧

踰喀倫經拖陵渡克魯倫河賊懼遁追奔逐北

直抵拖諾山凡歷程三千里五月戊辰旋師而

西路大軍即以是日邀擊賊兵賊大潰散以二

十餘年久習戰鬬橫行塞外之勁寇

天戈之所指甫七十日一舉而草薙禽獮之成功之

速制勝之奇古所未有臣玉書幸與扈從獲覩
盛事紀實勒銘以垂信永久是惟臣職謹按厄
魯特與喀爾喀同屬奉貢之國彼此交鄰致興
兵革喀爾喀七旗皆潰叩邊請内附而噶爾丹
修怨不已輒恣攻劫抗悖
諭旨蔑棄誓言自闌入克魯倫河脅掠納木查爾托
音遂偪處土喇克魯倫交近之地虐我使臣擾
我邊境煽惑我諸外藩蒙古肆惡極矣假使及

今不早事撲滅勢必滋蔓異日西北緣邊之患方

二十九年秋

皇上曾用密策誘噶爾丹至烏爛布通距京師僅七百里爾時衆軍合力奮擊可使隻輪不返顧

乘輿未親涖軍致賊得以詭遁

皇上深念狡寇叵測不以

天威臨之弗克翦刈所由廷臣交章乞留而

宸衷内斷決計親征職是故也出師以後經行兩月

屢遣諜潛往偵賊至五月朔師次拖陵始知賊

尚伏克魯倫河

上大悅命八旗及前鋒火器緑旗蒙古諸營兵畢會

圖示陣法紀律加嚴旟旐之盛士馬之衆彌山

溢谷綿亘數十里外藩君長無不相顧駭怖而

噶爾丹方謂道阻水涸大師必不能猝至比

聖恩曲宥賊俘命隨我使臣賫

勅旨告以

至尊親臨趣令嚮順猶曰

皇帝不安坐中國能飛瀚海耶及登高阜瞭視

天子旌麾乃大驚且謂與烏瀾布通之師異甚顧懼

罪不敢面縛乞降竟棄克魯倫河指土喇河而

遁克魯倫河為塞外巨浸水草豐蔚足資戰守

上初意賊欲拒戰必據河前一夕飭軍中擐甲戒嚴

且密授諸將方畧既至

顧謂侍臣曰賊懦怯不知據此河其無能為明矣亟

統軍追之約賫而行越二日至克勒和朔賊所棄氊廬鎧甲釜甑之屬不絶於道又二日至拖諾山俘獲生口言賊晨夜倉皇奔迸今當越土喇河于是

上諭諸大臣謂西路大軍刻期抵土喇必已躡賊後賊雖遁亦無復之今所急餽饟耳當旋師經畫兩路軍食越日下令

上統中路大軍還而特遣領侍衛内大臣馬思哈爲

平北大將軍將精鋭逼之于時噶爾丹方從土
喇竄走至昭木多適與西路軍遇大將軍費揚
古偕孫思克督諸將迎擊自未迄酉俘斬數千
追擊三十里畧獲子女及牲畜軍仗塡委山積
噶爾丹僅以殘騎跳身遁夫當用兵之始
皇上即定計遣西路軍先入比師既載道降
手諭至費揚古軍中馳問師期者使命不絶時或疑
荒塞曠邈恐遮道邀擊賊未可必得至是乃歎

睿謀周悉不啻坐照萬里然非
皇上躬統大軍直逼賊壘安知狡謀詭計不更從他
道奔軼是賊之潰敗于西師乃中路大兵扼賊
之吭拏而付諸西路將士使其尾擊而殲滅之
者也猗歟盛矣昔史稱遐陬為荒服謂來服荒
忽無常時至時去故歷代成功北塞者絕少又
稱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人跡罕有至
者茲以師徒數十萬鐵騎颷馳深入無人之境

如行内地自始出以至旋師膚功克奏無一困
憊何古難而今易耶仰惟
皇上除暴救民之念至殷且切師中往返十旬觸冒
寒暑躬歷勤勞日御一飡飲惟濁水沙陀嶺坂
且騎且步每有羣下不能堪者
上怡然處之最優恤者軍士最慎惜者馬力最早計
者轉輸最厪念者水草賙給衣廩頒賚廏騶而
軍心悅矣風雪必謹飼秣必時而馬力紓矣中

路之轉餉多方協輓而軍無匱食西師之饑疲適資炊糧而士得宿飽大漠之區不毛之土兼以氷雪凝冱之時素無井泉而泉忽溢涌素無茂草而草皆叢生師行所至每獲非常靈異之助此豈人力所能致哉

天祐之矣在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我

皇上北征一舉順天而孚人斯

天意與

聖心兩相符合山川百神莫不協應臣敬撰銘詩留

示奕禩使知我

皇上布昭聖武綿

國家億萬世靈長之祚者無非奉天道以行王事

三代而下無足媲儷銘曰惟

天丕覆春生秋肅化彌宇宙惟

聖法
天仁育義正道洽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
聖威如霆四征弗諰莫敢不來庭蠢爾狡猘僻處窮荒肆擾邊垠悖天虐氓蔑誓拒命游啓逆萌相彼狂咥恩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兇謀如虺斯螫如苗有蟊
天子曰吁蔓草易滋予其亟圖之師難遥制克敵在

機予其親涖之廼籌軍幄諸路並馳或犄或角

廼刻師期中夏畢會勿疾勿遲廼命轉粟載輸

載輓勿憚勞瘃廼命度泉載浚載鑿罔避深堅

廼治道途廼設郵驛我軍用蘓廼置斥堠廼謹

羅偵敵情斯售

廟謨備矣明誓六師所向迅鷙昭告神祇以禡以載

百靈咸熙爰建旌旂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

戾止中權銳止後勁厲止虎旅嘽嘽捷若風雨奮

若羽翰軍聲烈烈翦彼鵶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愚謂玆沙磧泉涸草枯

王師不撓有相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惷既覩

王師駭自天降卷甲而逋宵遁如鶩棄及乳雛西師洸洸遠涉瀚海注矢天狼狼奔甫届軍鋒大鏖移時立敗俘迺甲兵籍迺軍械餉迺牽牲幕庭犂矣賊衆擕矣斯授首期矣旌門獻捷衆聲若雷

宸謨悉協

天子曰俞自兹邊鄙庶無後虞絶塞無垠縱横掃蕩不逾七旬邊沙如壘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廼逶式名旐諾

黄鉞是麾于兹停蹕于兹振旅允宜紀實我

皇決勝衆議勿淆羣疑勿聽我

皇握樞敵順則撫搆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以斷成肆殊方重譯歷世千億永覩兹石

擬勒石狼居胥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國家誕膺景祚累葉熙洽

皇帝以文武聖神之德式廓歷代未隷版圖之疆宇

薄海内外翕然同風獨厄魯特噶爾丹負固不

率命為邊境患

皇上三臨絶漠聲罪致討浹歲之内盡離散其黨與

而戲凶渠以就天殛威震流沙功越千古惟狼

居胥為

御蹕視師之地先後用兵機宜應勒銘玆山埀示奕
禩臣末學弇陋不能頌揚盛美顧扈從日久分
宜紀載謹據所見聞縷述萬一按厄魯特噶爾
丹乃西北塞外一巨寇也其先世本元之牧隸
後漸强盛有四部落之衆噶爾丹初依達賴喇
嘛為僧未幾逃還自戕殺其骨肉吞併四部落
游逞虐於隣境蒙古其迤西回人若撒馬喇罕
哈薩克牙爾勤土魯番哈密之屬千有二百餘

城皆漢西域城郭諸國地噶爾丹悉刼而致之
最後與喀爾喀爭郄破降其七旗數十萬衆虐
焰益張及喀爾喀台吉汗等窘迫內附噶爾丹
竟追入我近邊自烏爾會直抵烏瀾布通外託
索仇雪憤之辭內藏窺伺中原之意惟
聖心早燭其奸故遣師迎擊具有成算時右翼軍失
地利致賊遁走自玆六年
皇上屢念邊務未嘗一日弛備康熙三十五年春噶

爾丹闌入我土喇克魯倫河

上曰此滅寇之機不可失也顧前事具在非

朕親總六師則寇終不克滅而國威無由以伸於是

決策

親征不叅衆議二月癸丑師行自中路入遣大將軍

費揚古與將軍博濟孫思克等由西路遮賊後

且預刻會師之期五月

上身先諸將從克魯倫追擊逼賊渡土喇適與西路

軍遇遂大破之於昭木多俘獲人口牲畜谷量
山積噶爾丹雖跳身遁而勢窮力殫滅亡之形
已決是
大駕親征之舉一出塞而使賊軍盡潰者此也噶爾
丹卷甲西竄假息於枯倫百爾齊爾等地至九
月
上復統軍出邊抵歸化城乘氷濟河
駐蹕於鄂爾多斯宣示威德厄魯特台吉寨桑人衆

自拔來歸者次第恩養並加祿秩噶爾丹窺我

屯聚餘糧遣其親信丹濟喇來刼我軍擊走之

賊益困無所得食因令格壘沽英寨桑詭辭歸

命

上雖寬恩許之而心察其詐治軍益嚴令諸將士秣

馬雲中以俟春舉且預調肅州大軍駐卜隆吉

爾遏截要害以斷賊奔赴乞援之路是

大駕親征之舉再出塞而使賊勢日蹙者此也三十

六年二月

上泣雲中陳師鞠旅

詔諸軍取道塞外

駕巡行緣邊州郡歷山川深峻之險經古五原榆谿

濟河至寧夏於時諸軍畢會鐵騎雲集

上熟籌軍食令人持糗糧足支四月又置遞轉粟待

於境上以濟旋師經畫既畢

駕循賀蘭山出塞進次狼居胥山麓

上親御旌門簡閱士馬

召諸將指示方畧命會大將軍費揚古師于郭多里

並進勦討是時噶爾丹震讋

天威遁匿於阿察阿穆塔台之地比聞其子色不騰巴爾朱爾為哈密回人所俘又青海衆台吉蒨𡟯戚令皆奉表輸誠於我而西番諦巴向與彼唇齒相倚頃亦恐懼謝罪噶爾丹方進退失

路復聞

車駕已出朔方知鈇鉞在即天怒人怨無地倖存遂以閏月十三日仰藥自殺餘衆潰散幕廷悉空

四月丙辰

上始乘舟遵大河而還又越月丹濟喇復率潰散之衆從哈密來歸是

大駕親征之舉三出塞而使賊無遺類者此也茲者武功告成中外欣悅而當誓師之始廷臣交章勸沮不無回惑惟我

皇上毅然興師謂臨大事非斷不可夫歷代致師邊

塞罕覩成績

皇上睿斷不疑以此寇為必可殄滅而卒能制勝不

爽毫髮何

廟略之神若是此非臣下私智所能測也

聖人舉事動合天心用兵機宜務乘時會方喀爾喀

之内嚮也固知逆寇狡謀必將借詞搆釁顧古

帝王興滅繼絶之仁持危扶傾之義未有逺人

叩閽求附不加收恤者則拯其困厄而拊慰安
全之所以合天心者至矣烏灡布通之役
詔分遣師窮追仍降
諭旨導以改圖貢市永安生理去年春師已壓境復
屢勅喻以禍福及賊既敗遁又
德音誕布趣令嚮順好生宥罪之意至勤且懇所以
合天心者至矣噶爾丹怙終不悛殘害族類毒
痡生靈罪不容逭師行討逆止為中外元元圖

休息彌後患之計而初非利其一土一民為我

中國尺寸之用所以合天心者至矣

鑾輿三駕自寒徂暑踐不毛之地而草忽茁生鑾荒

漠之區而泉忽溢湧觀於百靈協應而

上天之默佑蓋益有明驗焉至於仁義之師所嚮必克

倘非

睿謀適與時會則成功猶未若斯之速也我

國家士卒精强什伯往代比年以來

聖躬親加訓練人爭効用自噶爾丹俶擾邊塞諸將
士無不奮志敵愾北征既捷賊大挫不能復振
其部衆盡懷異心而族屬尤多怨望不及是時
早圖撲滅恐遲則殘喘茍延尋復滋蔓乘彼衆
叛親離之際亟行除惡務盡之誅機會適符殲
勦可須決矣且夫衆口臆說不無回惑者不過
以大漠荒遐致疑於懸軍深入之難而我
皇上洞察賊情明悉地勢雖蹤跡靡定而謂彼往牧

必依水草飄舉必以夏秋往來動止自有恒所夫是以坐籌帷幄而如目覩其山川險易之形蹔蹕邊庭而如徧歷其出沒經行之境六軍分道而皆扼其要衝偏師設伏而適遏其歸路我軍方壯彼力已衰遂致滅亡不煩折矢此皆

宸衷操萬全之幾握必勝之算然後能順天秉時毅然行事而有斷必成如此自獯鬻玁狁匈奴突厥以來歷代征伐之事事備在史冊以今視古

相懸何啻百倍哉自玆以往含齒戴髪無一不臣之人西陲朔漠無一不賓之國邊塵不聳闗門晏閉誠振古之所未有一時百官羣黎咸環闕頌至治而我

皇上辭顯號而不居軫民依而益切宗社太平有道之長實賴

聖心敬天勤民綿於有永臣謹拜手稽首詮次本末而系之以銘曰

聖人在宥函宇㛹幪丕洽文德載揚武功文以撫衆
武以鋤宄稂莠既刈良苗斯豐緬彼朔漠狻寇
窟處昔共職貢世寧厥土自絶於天蹦我邊圉
聚若鳥獸散若風雨我
皇覆露德音頻仍悔罪内嚮庶汝用矜厥心不懲神
人怨憎
皇赫斯怒撻伐是膺乃總貔貅
躬親戎韃直馳中堅預扼歸路困獸猶鬬窮猿卒仆

賊勢大摧罔敢枝梧粤自北遁卷甲西奔收合

餘燼或伏或蹲食盡而饑逋竄孔繁

皇命亟擊芟枿刜根

鑾鈴冬狩減御約齋豐州之北大河之西降人踵至

羣醜内攜執迷者滅炳若燭犀爰及早春

三臨朔塞羌來歸俘鶵鷇就逮爰餞我旅爰敵我愾

軍鋒兩道鐵駟千隊烈烈

神武先聲載塗洊逼靈朔載張威弧賊悔噬臍賊懼

切膚一夕自斃訖就天誅惟
皇濯征時經一載出入萬里洪河瀚海捷書馳聞軍
心樂愷欣仰
睿謨績媲因壘
睿謨維何發設三覆絃網恢張莫敢潰走如鳥在籔
如狖在圈以縱以擒神機盪冦方師始出整旆
建旟
九重經畫儲峙百需屢無輟市田無算車過師十萬

如行康衢令軍旋歸馬騰士飽片甲不頓斥堠無擾日晶月熒氣翳迅掃蠻戎羌氐悉遵王道聖心仁愛銳意止戈一視中外力拯瘠痾各謹爾職各寧爾家

皇則錫福自邇訖遐繄我藩臣四十九部環塞族居時邁式序既翦蜂蠆既殛貘貐尚協乃心載瞻我武嶽嶽狼胥史冊著聞

神威遐暢

親駐六軍惟天時佑惟神助欣磨崖深刻用貽大勲
大勲告成
皇益布德地博天崇生民允殖
聖神文武惟
帝時克于萬斯年祚永無極
二等伯謚忠直宜公墓碑
國家之有重臣猶九廟之有宗器巨室之有棟梁
也其用之也非一日之報則其蓄之也亦非一

日之積宋蘇文忠銘張文定之墓謂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蒐攬天下豪傑既自以為股肱心膂而又留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余嘗讀其文以為知言伏覩

祖宗朝英傑景附際會風雲長養培護傳之累葉更有度越前代萬萬者如二等伯宜公其尤著者也公諱爾登滿洲人父至勇公額一都巴圖魯以

開

國勲配食
太廟公生而明敏才識絶人自幼嫺習武畧天命中筮
仕為裨將
太宗文皇帝素廉知公才益見任用授三等阿思哈哈
番會他軍註誤落職崇德中大師再畧明都公
在行間與敵軍遇敵軍逆戰者千餘人公率勁
卒三千人擊之敵敗走盡獲其馬匹有諜者言
明總兵祖大壽偕太監髙某分兵二千潛襲我

軍時我軍用步卒設伏以待敵逡巡不前公乃將四十騎紆道誘敵且戰且郤敵兵遂遇伏公與伏兵合力奮擊大敗之錦州之役公率多爾機蝦等將右翼時敵衆我寡諸將相顧眙愕莫敢進擊公觸刃先登與敵共戰四合皆敗之公勇力冠諸軍而其潛機制敵應變如神尤為諸老臣宿將所難故所至皆獲勝崇德六年以功

授原職

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推恩勳舊晉一等阿思哈哈番

郊祀禮成

覃恩在廷諸臣以公父至勇公有世勛特晉公三等精

奇尼哈番嗣兩遇

尊號禮成復由三等伯晉封二等伯世襲不替

今上御極之二年六月以疾卒於位

朝廷聞之震悼

遣官諭祭

恩賚有加易名忠直年六十有八夫史稱召公畢公為周室元老歷事文武成康四世而其壽考皆逾百齡以我公方之則始襄締造之功繼賛太平之業巋然四世之老矣而躬親矢石久歷戎行武功之茂視畢召二公猶且過之獨是康强白首雖不為無年而論者竊以未登期頤為公未盡之憾嗚呼以至勇為父以忠直為子其為不朽豈復可以年齒論哉公生子一人早卒孫

噶篤襲封二等伯為内大臣護軍統領噶公將
樹石于公墓道而乞文于余余不能悉公行事
特援據舊聞述其梗槩聊以誌我
國家人才之盛云爾銘曰天翊景運英傑駿奔奕
葉光裕厥有世臣赫赫忠直偉畧絶人克紹至
勇益大厥聲龍韜豹畧拏風躍雲斬關搴冦佐
命作京遺孽未熄提戈四征應手斷肮前無堅
城丹書鐵券上賞是膺白首耆艾允矣國楨人

雖云亡令名永存勒兹片石百祀有徵

內國史院大學士蘇公墓碑

公諱納海滿洲人生而魁梧奇偉自幼負文武

大畧筮仕為和碩睿親王護衛屢從征伐戮力

効謀一時老臣宿將皆遜謝以為不及

世祖章皇帝素廉知公名謂公才可以侍左右賛密勿

不宜僅煩以摧鋒陷陣之事於是

特簡內宏文院學士累遇

覃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復晉吏部右侍郎兼管副都
統事其典銓也和而介直而不苛其佐都統也
肅而温簡而有制以故人無識不識咸心折焉
會他事詿誤解任未幾
先皇帝惜公才名還禁近復授内國史院學士旋充
經筵講官嗣加禮部左侍郎改中和殿學士又以年
勞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公
贊理日久譽望日隆恭遇

皇上登極倚任老成簡求碩輔遂拜內國史院大學
士康熙二年以原銜出管戶部尚書事釐奸剔
蠧宿弊為之一清五年以撥地為枋政者所銜
遂至不祿焉八年
皇上躬親大政深恤沉寃優
詔復公官易名襄愍仍
遣官致祭立碑于墓道嗚呼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知公者可謂深矣公之所以報

主知者亦可謂忠且盡矣而使白首耆艾公忠骨鯁

之臣訖不克長佐

國家太平之治此朝野所欷歔太息而致痛於百

身莫贖者而公之名則已垂竹帛流青史矣死

生禍福曾何足為公輕重也哉

鎮守西安將軍三等精奇尼哈番傳公墓碑

公諱喀禪滿洲人雄毅多大畧自幼以樹勲立

名自任崇德間筮仕為壯大旋襲父職授一等
阿達哈哈番兼管佐領未幾出理部務為工部
理事官復調户部及
世祖章皇帝命將入關驅除流寇公身履戎行有勦寇
功加一拖沙喇哈番順治三年以才品擢授鎮
守西安等處將軍屢遇
覃恩歷晉一等阿思哈哈番五年回寇據邊境煽亂甘
肅兩鎮同日被陷勢猖獗莫能禦公親提軍馳

擊賊渠郭真君劉文秉以騎步兵二千迎敵大
敗之斬真君於軍生擒文秉時賊軍猶踞甘州
城公率大軍圍城數匝以待其自困久之賊潛
引兵欲突圍出遮擊之兩戰兩克遂拔甘州嗣
圍河州城賊以騎兵二千餘間道來援公馳斬
其將王大宏餘黨奔潰河州就撫并招納涼州
一路降衆由是西寧一路帖然無邊燧之警矣
今上御極之二年以西山賊首郝摇旗等歲久負固

命三省會師合勦公以宿將指麾諸軍口授方畧一鼓而進盡殲賊巢生擒摇旗及袁宗第等招降偽將七千餘人房竹遂定以功超拜三等精奇尼哈番鎮西安如故康熙七年具疏自陳老疾

上篤念將軍勞苦俯俞其請越明年三月廿七日竟以病逝年六十有三

朝廷特遣大鴻臚臨喪諭祭簽異數也嗚呼公之在

行間者三十餘年而鎮關中者二十有三年從
來大將專閫建旄之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而
躬冐矢石戰必勝攻必克奇勲偉伐屢見疊書
且刁斗嚴明市肆案堵師行所至民不知兵還
朝之日秦人扶老攜幼垂涕遮道以送公者不啻
千百計古稱制軍之道曰仁曰勇公實備之嗚
呼豈非所謂鷹揚虎旅之才應
國家景運而奮興者乎以將軍非常之烈膺

三朝不次倚用之恩亦真可以無愧也矣余特詮次大畧勒石墓道庶幾後之觀者知所景仰其詳具在

國史不能縷述也

護軍統領鄂公墓碑

護軍統領鄂公以康熙十四年乙卯從大師西征越二年丁巳以疾卒于秦州軍訃聞

朝廷軫悼不忍使良將之沒于王事者久暴露于外

也

命以骸骨歸葬于是公子博君奉公喪葬于西直門外西北郊之白塔庵而持所為狀來請余銘余與博君交有素不敢辭因據狀而為之誌按公姓鄂氏諱齊里滿洲世胄也祖某父某

世祖章皇帝初入關公年甫弱冠即與從龍之列嗣後才譽益顯簡置侍衛每遇戰陣輒執螯弧先登

騰機思之役和碩德豫親王師行百日畧地四

千餘里俘獲無算行間諸將皆極一時之選而

公其一也繼偕

禁旅定雲中之變又隨和碩英親王靖羣盜之竊

發晉地者又從征東粵有克敵功授佐領世襲

不替公既嫺于戰畧尤以威望為諸將吏所讋

服於是

朝廷欲倚公之重彈治都會

特擢侍郎巡視西城一時輦下奸宄歛跡未幾

王師入滇公又在行陣師還又入西曹以平允著聲羞公之才兼資文武如此康熙初年陞授參領

國家承平十餘年矣方欲寢兵息獄與諸老臣宿將講恬嬉之樂忽歲甲寅滇黔搆禍蔓延三秦大將軍統師西討復

命公為護軍統領公至以計克延安又率精銳攻拔綏德賊聞公名輒股栗軍次平涼躬冒矢石屢

挫賊鋒王繼貞敗困武州王屏藩却走天水公
之功為獨多大將軍雅重公諮訪軍事委任如
左右手乃積勞遘疾竟致不起康熙十六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也距公生天聰庚午十二月二
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八余昔預修
國史稔覩公累勳積伐疑公為白首耆舊及公卒
而年甫及艾何樹功之蚤也今公之名已垂不
朽而公滅寇朝食之志抑而未伸不及偕諸將

士獻俘飲至以告成功于宗社寧不痛哉配闕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即博君靈安次㨗拉馬俱太學生候補某官哲嗣繼武以竟公未竟之業公可以無憾矣爰系之銘曰天生我公棟梁倚重孝斯作忠謀以兼勇川渟岳峙夙荷殊寵斬將搴旗風馳電倏星殞于西一軍號踊沒而猶視敵為震恐大烝酬功祁連象冢勒功豐碑韓范接踵

誥贈通議大夫包衣大傅公墓碑

國家受命溥將人才蔚起一時文武重臣樹功伐於不朽者固已接踵相望而禁闥之中後先奔奏其職為至親其地為至近非得通敏持重有幹濟之才者不能勝任無憾以余所聞通議大夫包衣大傅公出入內廷克舉厥職洵足與諸舊臣卓然媲美青史者也公姓某氏滿洲人世有令德考贈奉政大夫

拖沙喇哈番品級包衣大諱賈奼椇氏公生而

天姿英邁識量閎遠髫齡動止不凡為族御所

器重既壯而胷具經緯所至事集人多稱之

世祖章皇帝察知公才拔置禁掖授物林大秩與壯大

同公筮仕即以勤慎著聞每有任使輒當

上指未幾擢包衣大秩視拖沙喇哈番包衣大之職前

代所未有自

乘輿服御以及飲食日用之節出入起居罔不綜

理藩如周禮職內職歲掌舍掌次籩人冪人諸

事總於天官之屬者包衣大皆得領之任繁責

重與外朝迥異公感激自奮力矢精白以期報

稱

內庭事無鉅細凡經公指畫悉中程度以累勞增

秩視拜他喇布勒哈番公位望日隆名譽日起

而奉職益謙抑自下以故人爭仰公之德而

聖眷亦終始不衰詩所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其公之

謂歟天性篤孝事親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贈大夫既即世於所行事終身無改素好施予扶危拯困惟力是視姻戚有貧乏者委曲賙卹之無倦容至於守己以正遇物以誠視國事如身事自少壯登朝以迄於白首未嘗一事或渝此人情之所甚難而公處之若素是真不可及矣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子五人長舒禄内務府慶豐司員外郎次阿哈占拖

沙喇哈番二等侍衛壯大次薩哈連内廷供奉次佛内務府營造司郎中佐領兼管護軍叅領次費揚古亦内廷供奉公諸子咸繼公官

禁近才品行誼不減於公受

上眷遇甚渥屢被

覃恩文階武職先後追贈公至通議大夫繼自今以往諸子晉陟名卿而諸孫將復繩繩嗣美則所以慰公於九原而光大公之遺緒者夫寧有艾

歟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公之子奉公喪葬於某鄉某原既葬之某年將勒石墓道以傳示不朽而屬文於余余辱交於參領公得悉公生平梗槩謹據所聞詮次書之辭雖弗文而事皆核實用俾後之人知所景仰焉

甘肅總兵佐領陳公墓碑

公諱伯通字魁吾世為三韓望族起家署章京太宗朝陞佐領屢從征伐如攻朝鮮服蒙古克錦州下

松山抜大淩河北

國家開拓疆土戡定中原時也諸將士有事兹役者功輒稱最而公身在行間所至著績視諸將士功獨多迨

世祖章皇帝入關建鼎窮追逋寇公復從王師長驅逐北大破賊於潼關關中既定旋拜西安留守未幾孟公喬芳持節督秦時河西五鎮初下計非得素有威望負文武大畧者領重兵鎮之不可

雅意屬公即拜疏請授公甘肅總戎已得命矣
會江西有叛將之變羽檄乞援甚急公奉調馳
往竟未赴甘比至江右叛賊金聲桓業連陷數
郡逆焰方熾公與諸路兵協力會勦未數月賊
平振旅還京師一時論大將制勝克敵才者咸
交口推轂公不日將再秉旄鉞以出而公自念
束髮從征披堅執鋭者三十餘年戰必克攻必
勝益

君之靈社稷之福也今老矣且善疾不能復任金革遂引年乞休閱再歲以病卒嗚呼古稱勇將易儒將難才將易仁將難以余聞公精騎射武畧絶人顧嗜書史在軍中手不釋卷秉燭吟覽嘗至丙夜時擬之杜征南又性仁慈凡有俘獲輒矜釋之曰此一時誤罹賊網耳縱之令自新皆朝廷赤子也所俘衆感泣叩首而去公以百戰成大功而其在軍不肯妄殺一人如此夫不妄殺

人者必有後今公之子孫先後躋貴顯繩繩繼

繼益大公之家聲不可謂非天道也子六人長

養忠京口固山大能紹公志讀書明大義折節

與人交人咸德之次某次某孫長嘉善佐領次

嘉猷太常寺少卿次内閣撰文中書舍人亦以

文學稱俱養忠出公墓在某鄉某原奉常將立

碑墓道以垂不朽而乞文於余余不能悉公行

事為述其梗槩以見公之積善餘慶而陳氏之

福葢未有艾云

誥授光禄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喇哈番

柯公神道碑

玉書丞𢎞總修

國史歴覩本朝創業以來英賢佐命事不絶書自

配食

廟廷數公而外其豐功偉伐彪炳於史策者實較往代

為獨盛其有身歴四朝戰績燀赫而始終一節

勁挺不撓者如護軍統領柯公真卓然名臣之冠冕也公諱柯爾崑其先建州靈椿里人高祖業世曾祖德錫在勝國時皆以都督同知總領建州等衛祖翰於

國初歸命累官侍從大臣父紹茲以佐領為大貝勒府總管公生有異相目光若朗星聲如虓虎年始齔蹻健異常兒

太祖高皇帝見而異之即

命侍從出入禁闥者數年為大貝勒三等護衛武力絕
倫能開十餘石弓
太宗皇帝定蒙古平朝鮮入大同公皆在行間多所擒
馘以功授前鋒護衛睿親王鄭親王更番圍明
錦州公從鄭親王軍以設伏計誘屢敗敵兵松山
之戰洪承疇祖大壽合兵十餘萬悉銳迎擊公
身先陷陣連斃敵數十騎復大破之從英郡王
駐杏山敵騎數千自寧遠擊我哨騎公追殺至

連山馬傷徒步奪敵馬乘之遂敗敵兵從饒裕
郡王覲兵于明北畿山東一路歷有敗敵功河
西務之戰敵將恃勇持滿向公公發矢貫其肘
意欲生得之于馬背相持久忽馬逸俱墮潞河
敵長身猛力扼公兜鍪事幾殆而公于水中曳
其足竟就擒師還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郎
中順治甲申春
王師入山海關與流賊兵二十萬遇於一片石公在

軍中偕蘇公爾度率所轄兵協力破賊既定燕京復從英親王軍追賊于慶都又偕葉公臣克太原偕蘇公拜哈公寧阿連破賊二營賊軍潰亂遂大破之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加一拖沙喇哈番仍辦部務未幾從肅親王入漢中與賀珍兵數萬遇公同覺羅巴公哈納超衆而入大破珍漢中既平從入川擊獻賊至西充之鳳皇坡與獻忠兵遇同巴公及阿公爾真蘇公

拜擊殺獻忠殲其餘黨全蜀底定加授三等阿

達哈哈番旋解部務為前鋒叅領兼佐領

太祖配

天禮成以勲舊累勞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未還軍

也公父總管公卒既還始聞之公痛不欲生徒

跣至墓次血淚交迸廬於墓所者百餘日復從

鄭親王平楚公力疾行兩月甫愈既至楚湖南

北賊多奔竄惟衡寶偏沅未下尚書阿公哈尼

堪以别將赴沅公為前鋒破武岡賊兵八千人斬其總兵一人時前鋒叅領白爾赫圖馬傷陷敵身被數創公突入奪賊騎與乘以身翼之左右射敵不敢近所向披靡有永歷督師何騰蛟者方據湘潭移師攻之忽聞敵兵夜遁公偵之疑有伏兵俟大軍畢至自率三十騎先入而伏兵盡發矢如飛蝗公下軍拔民舍門栅為盾鼓勇急擊火軍繼之遂拔湘潭獲騰蛟又從順承

郡王自道州赴龍虎關破敵數萬以功進一等
阿達哈哈番兼官如故嗣以
慈闈尊號禮成又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襲不替順治九
年李定國方據衡州為亂公復從敬謹郡王師
征衡州定國列巨象為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
火器淬鋒以毒中者立斃公與前鋒叅領西伯
臣遇敵於隘象連尾而至公曰象非矢石可摧
惟鼻稍脆吾當與公協力射之西公矢先發象

躑躅悲鳴仍復前進公後發直洞其鼻象負痛遂走御者不能止賊衆遂亂大軍繼至破之追奔數十里時王統中軍聞前鋒勝遂輕騎疾行全軍皆後而賊兵伏深箐中伺王至猝發王遂中傷而斃公出入重圍中者三求王遺骸獲焉奉還衡州祭殮如禮是時衆軍銜痛次骨公偕貝勒羅託都統圖賴等激厲諸將士疾趨寶慶遇孫可望于岔口賊兵號數十萬我師僅成列

然人皆殊死戰可望據山巔遥謂公曰勇則勇矣奈衆寡不敵何公奮呼直入聲震巖谷可望懼而退賊兵大潰湖南遂平貝勒羅託等具疏奏凱學士部泰親賫以行而以盜賊充斥令公偕前鋒十六人為衛疏中諱王戰殁事未聞於公也比至京師學士入奏久之始召公入公第云王薨事已載本内臣所知與學士同及師將還

世祖皇帝悉聞王陣歿始末怒師行之辱國而奏辭之
多誑也
詔貝勒以下皆逮問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勘于午門
世祖御樓臨決焉時鄭親王詰責公辭甚厲公言衡州
之役以先鋒前驅王之致陷初未目覩及王既
甍乃透重圍求王體骨捷書所載絕不與聞及
學士入內未經同奏故云所知與學士同令諸

臣具在可共質也豈敢自蹈誑君之咎王曰人言靈椿里人行偽而言詐誠然公大恚捽縲索于地鬚髯畢張厲聲言曰臣自齠齔侍

太祖高皇帝稍長事

太宗文皇帝俱以氣節自厲效死行陣二十餘年今奏事不明死自吾分王奈何以巇語坐人罪因指卲泰等曰爾等竟結舌無一語耶時

世祖察公詞氣憤激謂左右曰陷此黑面叅領者端由

部泰耳遂命侍衛羣擊邵泰幾殆及具獄議公
革職籍沒為官奴
詔止奪世職仍留原官居久之護軍統領闕人廷推章
三上未允一日
駕幸南海子
召諸議政王大臣齊集傳
旨護軍統領朝廷重臣舊制悉下廷議蓋慎之也茲屢
舉不及柯爾崑豈以其不工俯仰故耶朕深知

其人可膺此職於是諸王大臣咸引咎遂以
特旨授公閱歲餘復命為參贊大臣從
王師取黔中師至鎮遠聞雲南賊中内亂馬進忠獨
守貴州兼程急入進忠望風走遂平貴陽而賊
將白文選出七星關踞黄平州信郡王方戒期
入滇待命公將騎兵五千人與副都統馬爾賽
偕擊之公以黄平居萬山中未易猝拔乃分遣
爾賽誘賊甫接戰即佯敗走俟文選兵大出繞

其後擊之遂拔黃平文選竄走而全黔底定師
還深被
獎遇未幾扈從房山步獵忽以中熱眩暈而仆
駕馳至仆所用諸老臣言以徑尺氷置胸次移時熱氣
勃發始甦
聖心大慰公從昏瞶中聞
天語亟强起謝固止之令肩輿還句餘疾愈詣南苑謝
世祖嘉勞良久顧左右曰忠勇篤誠如柯爾崑者始可

以為大臣矣前奪世職非其罪也比歲暮有

旨許寃抑者所在具陳意屬公乃甫及獻歲聞

宮車旋晏駕矣竟不果行方

世廟大漸時公露處宮門外者數日比及

上賓號痛不欲生遂成痼疾自是常卧病不視事盛京

以東都山紅螺山宿有巨寇義州佃甲有亡命

走兩山以圖自活者將軍請勦除之

朝命公往公力疾行次寧遠謂監軍等曰寧遠為兩

京衛要賊無一騎扼守何言狂逞耶倘遽進勦恐濫及無辜於是選精甲數百結小隊偃旗束甲乘夜趨義州收捕佃甲皆束手就縛訊之皆迫於所司侵漁依伐木丁壯自保無他謀也分別奏聞付之司寇全活以數千計既歸復移疾不出

詔遣醫診視久之疾漸平而湖廣興房間有茅麓山賊為亂賊固流寇之餘黨所謂十三家者是也

自闖獻潰敗其黨先後入滇依永歷而賊一隻虎李來亨賀珍袁宗第諸人從其將堵應錫奔走于楚粵間迨楚粵滇黔先後蕩定永歷已亡乃復挾明宗室朱盛蒗者招集無賴日事鈔掠竄入興房諸縣依茅麓山為巢穴而推李來亨為盜魁楚督臣董學禮等屢戰敗績康熙二年

朝命會師合勦廷推都統慕禮裹為將軍而公與都統大學士圖海副之公等既至荆州則川湖河

南督撫提鎮各遣所屬健將勁旅來會遂從夷陵進師分軍七道以一軍護輜重以兩軍遏外援以左右翼兩軍紀旁鈔而公自率五千人為前隊慕公將中軍前鋒總領賴公塔則為遊騎往來馳擊前隊始發賊巨萬從深箐出中軍及兩翼兵掩擊破之進至茅麓山慕公乘勝直入公力止不從為賊所襲慕公大悔公曰當為將軍解之部署諸將分守汛地自以二千五百人

登山據險賊出過半遊騎兵衝擊大敗之陣斬賀珍等四人時李來亨獨全軍先道公曰此賊老于行陣恐夜襲我不備乃聲言縱馬擇水草休息窑下令軍中候進止日暮置兵伏谿谷間偵賊至夜半來亨果率衆萬餘襲總督李國英營伏發大敗之越數日築營上望坪以斷賊路登茅麓山絕頂奪賊壘以駐我師賊兵數千列火器礧石拒戰公統兵徐進嘗敵别遣賴塔等

繞賊後擊敗其軍又于石坪新寨南峯山屢有斬馘逼至譚家寨賊衆萬餘人迎敵流矢傷僞侯李嗣名賊將金騰雲賊大敗不敢復出公曰語云困獸猶鬬況賊尚萬餘逼之則殊死出我所傷多矣曷若深溝高壘斷其餉道扼其要衝不出旬月可不勞而坐收賊衆于是賊糧盡援絕賊首李來亨自經死賊將高必正等百餘人自縛率萬餘衆詣軍門乞降公簡閱降人得勁

卒數百屬分隷各營其老弱子女數萬令各賫輜重散處各州郡悉縱為民師還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復引疾居于家

上幸永平

詔諸王等並從公蹶然起趨政府請從許之同賴公塔總領圍事有王府護衛誤入圍中者言者謂諸王慢玩所致公同賴公奏違例入圍舊有常罰諸王隨圍先行護衛等誤入王等不及知乞

寛諸王之罰控御不嚴咎在臣等時皆以公言

為得大體云比還賜天閑良馬二十匹本旗都

統闕人當軸者意屬公公峻拒之而止家人力

諫公曰不為身計獨不為子孫計耶公曰是乃

所以為子孫計也越歲而當軸者敗乃服公先

見云康熙七年

皇上躬親大政公奮志欲矢報効而困卧不能視事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遂以疾終訃聞

朝廷震悼
賜葬祭如例公孝友一庶弟親愛倍至二兄子視若
所生故公歿終身悲慕焉元配耿氏繼佛氏學
士納山女贈封俱一品夫人生子二人長即盛
京刑部侍郎巢可託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
女一人適一等侍衛雷威孫四人長爾瑞次丕
次瑞次幼其年十二月朔葬廣渠門外迤東五
里賜地

戶部員外郎納喇君神道碑

方順治甲午乙未閒

天子銳意文治嚮用甲科一時滿漢射策之士咸爭自

鏃礪以得與于制舉為榮而其時登進士第者

亦往往負盛名躋顯秩盍

國家樂育涵濡之久而人才之應會而連茹者有

如此其盛也戶部員外郎納喇君以文學政事

聞于

朝列余未及訂縞帶交每以為愧既卒之明年君之弟侍讀公察庫以墓石之文屬余余不敢辭按君姓納喇諱噶爾噶圖世居耶黑祖某父噶爾麻石君生而魁梧偉岸稍長慷慨有大畧性嗜書史博綜旁覽每考證一事必鉤索其原委本末如蘇子瞻讀書法嗣聞功令開滿洲制科踴躍自奮曰朝廷張八紘以網士而甘廢棄為科目外人可乎俛首為制舉義稟經酌雅儼然

埒于老生宿儒甲午鄉試登賢書乙未成進士起家兵部他赤哈哈番未幾晉職方司主事當是時滇黔楚粵之間方有事兵革其他山陬海澨小醜竊發者又不時見告親藩宿將重鎮相望一切進止機宜或羽書奏請下所司區畫或
廟算未決詔樞臣詳酌方畧君雖為主政而識議侃侃擘肌中理能時佐司馬之不逮比奏入輒當
上旨次第允行以故諸曹郎皆引重焉康熙八年晉

戸部貴州司員外郎司所專核者諸路關榷之政也自甲辰乙巳以後關政屢變始遣分司繼歸有司繼又視税額多寡酌遣六曹郎及地方官分攝其事閲一歲上其數于戸部部核殿最輒以額外奇羨爲稱職受玆任者竭澤取盈君獨語諸同官曰榷税羸民氣削矣與其剥民而益税毋寧抑税以利民是後諸路考核咸得其平君胸次包孕今古洞達大體故其立言斷事

不同于斗筲筐篋之智悻悻自見者如此方六年春君業以才品遷户部矣會枋政者修郄興大獄君坐同族牽連廢錮迄

天子躬親大政奉詔復職始得再官户部以

覃恩加一級君感念

朝廷燭幽拔滯之仁冀早夜竭心力以圖報塞天少假以年則其魁名碩實當益加赫奕而卒止于此是則可悲也已君生于天聰九年某月某日

卒于康熙九年七月某日年三十有八子二人長郎圖次石俱廕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原銘曰緊惟耶黒族蕃且昌歸命真龍益衍厥祥掇拾科第丕振前光郎署奮跡鵠峙鳳翔口贊軍樞手畫帑藏弗忝乃職惟才則良哲人云萎吾道之傷鑚石埋辭用示不忘

公神道碑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萬含金

國家受命七十餘載文教誕敷武功赫濯中外臣
隣罔不恪共砥礪以贊至治而豐鎬望族累葉
濟美者尤光炳史冊如奉天府府尹萬含金公
其最著者也公以門廕入仕歷官有聲凡八遷
而至工部侍郎及詿誤左官又四遷而為京兆
尹甫一載遘疾而卒余為學士時曾與公同官
知公為深公子瀚等將葬公鐵嶺之陽以祔先
兆持狀乞文於余余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

世鑑字萬含其先世居臨潢有官于遼者遂占

籍鐵嶺祖諱玉和當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際攀附鱗翼仕至禮部尚書授一

等阿思哈哈番世襲豐功偉烈具在

國史祖母宿氏周氏俱封一品夫人父諱維城仕

至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統母郎氏封一品夫人

侍郎子六人公居第五少秉粹姿卓犖不羣既

長好讀書諸子百家無不博涉尤精於天官家

言康熙六年授刑部他赤哈哈番持論斷事迥越於衆以是顯名十年遷通政使司知事十二年典銓者知公才特請于朝進文選司員外郎不激不隨銓政釐舉十六年出榷天津關税事竣吏抱牘進曰此額外餘羨也公喟然曰國家設關譏云抑末然商賈困憊已極司榷者不能利民而忍自利耶悉以歸度支十七年五月進刑部郎中閱一載獄無寃民而

朝廷稔聞公權關之政以公才宜居要職遂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會地震公條上五事具言陰陽災沴由人事怨鬱于下而後天變感應于上今大小臣工不可謂不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仰請
乾斷勸善懲惡以弭天變十九年
上以內閣官屬職司文翰召諸曹郎試滿漢學士于
廷公得優擢授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進

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外若木訥而遇事陳奏辨
理晰微深中窽綮
上時顧而頷之十一月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録成
恩賜表裏加俸一級十二月授工部右侍郎是時海
氛雖靖而遷界之禁未弛民多失業二十二年
有
詔分遣大臣巡歷海疆察其地之可以畀民者悉與

展復舊境公偕副都御史雅公赴江浙同地方
大吏徧閱沿海形勢因嘆海濵餘黎凋瘵日甚
假使結桴而漁亦何至觸冒禁網而顧令坐困
若是遂奏復温台寧三郡界外民田九十餘頃
鹽田七萬四千七百畝有竒要害地應設防者
仍分兵戍守其餘一切奏罷以省冗食自是棄
田盡墾營制亦定民生安堵僉以為子孫百世
之利二十三年以管理錢法牽連被議左遷光

禄寺少卿久之轉大理寺丞太僕寺少卿二十
七年四月擢奉天府府尹十月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留都於民錯處習尚澌澆公察利
弊諮疾苦勤拊循嚴教誡不鈎距而奸無不聞
不市惠而澤無不渥匝歲之内都人戴之如慈
父母顧勞苦積鬱結轖于中忽食次疾作竟不
起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也距生順治
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公生平

以氣節自許不肯詭隨徇俗每大廷集議意有不合輒用兩議上請事

主以誠交友以信接士以謙御下以禮雖忌者亦傾心折服而持己廉潔尤出天性尹京時一屬吏鄉産茶親賫餽公温語慰謝之固請終不受其人歎息而去比卒家無餘儲不能具含歛戚友咸悲感致賻而遼之士民奔走號泣如喪私親所在醵錢設像爭為祠以祀公嗚呼使天不靳

以年俾得竟其用其所設施當益焜燿而竟止
于此是可悼也元配張氏總督福建兵部尚書
諱朝璘女繼白氏總督三省兵部尚書諱秉貞
女俱贈封淑人又繼克爾德氏兵部掌印郎中
諱卜書庫女封淑人子二長瀚次淳女一適廣
東雷廉道僉事藺公諱一元子候補筆帖式梓
銘曰豎閭峩峩遼水湯湯篤生碩哲寔為國光
崇論閎議在廷侃侃惟義是非或舒或卷為民

請命有害必除茍利于物違恤乃軀無負於國
無忝所生為清白吏克保令名惟遼之左枌榆
舊壤公之來也膏澤是仰惠則露濡威則霜肅
公之逝也言歸不復窀穸其䰟箕尾其神松楸
蓊鬱百世如新

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神
道碑

公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庚辰終於崑山里第

今年癸酉十二月某日卜葬公於某原唯是墓道之碑所以鐫勒功德者公伯兄司寇公以書來屬余謂余實與公遊最習不可以無辭余謝不敏久之乃為敘曰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九世祖諱良自常熟遷崑山家焉有諱申者明弘治間官刑部主事因言壽寧侯事杖謫湖州府推官申之曾孫諱應聘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公曾祖也祖諱永美萬歷乙卯副

貢父諱開法恩貢生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
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後又以伯兄推恩
皆贈至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而公行第三與
伯兄司寇仲兄中允年相次家塾講論友愛秩
如敦尚行誼厭時俗骫骳倡興古學一時海內
知名之士莫不傾慕爭相依歸者順治甲午舉
鄉試已亥進士第一人傳臚畢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舊
典有加明日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為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官翰
林院修撰數被
宣召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公納庫為執鞚公辭以館師不敢乃改使侍
衛又常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即使侍衛賜之食公賦詩紀
恩一日同諸詞臣入見
命撰學齋說學齋
世祖所讀書處也公文成
世祖獨覽之稱善而命刻行之一日擕公至僧忞蕉園
方丈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世祖亦不强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此

朕一門生也志及左右皆稽首賀及
世祖賓天公哭臨獨哀嵗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戚者
終其身今
上嗣位會江南奏銷案起坐罣誤謫鑾儀衛經歷逾
四年事白復職假歸丁外艱已酉起補
國史院修撰陞祕書院侍讀陝西鄉試主考明年
遷國子監祭酒充
經筵講官公音吐宏亮間雅方重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

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成均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道自任疏請准順治間例令直省督學臣選拔諸生文行兼優者及復鄉試副榜貢生並起送入監以為如此則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士亦將有所興起得

旨下部議行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且力陳輸納之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

停止為祭酒四年學政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徐某為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為

上見思如此十三年甲寅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録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官如故尋充

日講官起居注癸丑教習庶吉士中允方讀書史館

公辭不許而特免中允教習公日與桐城今宗

伯張公進講宏德殿敷陳凱切奉

命屬諸詞臣分撰綱目講義公手自裁定及進呈疏

有云伏祈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啟益睿知以此

振厲精神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

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

一心之運用者大其隨事獻規發於誠愛多此

類也丙辰充孝經衍義總裁武闈正主考是科

武闈主考止改用二人值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曰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尋丁

内艱歸己未二月服未禫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力辭

不允因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堪纂修者七人

部議不允

上特從之時未有學士闕

上特改内閣學士項景襄為兵部侍郎而用公公在

内閣遇事敢言不肯婣娅隨俗上下九卿會推

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

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

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并劾之部

議當兩人降級朝彝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令科道

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者恐後來妄有抨擊
隨聲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然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獨寛之也臣以為三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然之言官有請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
史以有内臺彈壓耳今遣大臣若妄作威福適
足為地方之害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上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
上每問必具言本末務達己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
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甚
愜
上多從焉超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門近侍
傳

上語褒嘉且述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

卿公頓首謝尋復充

經筵講官值滇南將定公疏陳善後之宜以為與逆

同惡者業許自新宜明布

恩旨悉為湔除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緑旗職銜願補

伍者量行撥補緑旗闕伍其他一槩散遣為民

分道安揷於事體為便又言滇南閩越所在橫
罹藩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申
飭禁止在粤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
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漁課之害在閩地
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冐擾驛夫之
害曰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四曰勲庄之害
曰圈田之害曰礦廠之害曰兵多之害俱下九
卿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畆州縣利

其陞敘多捏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名為加糧實耗糧户名為清弊實長奬源臣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捏報泒賠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廪生賈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民亦因賠累多致失業督撫既共欺妄於前須為之掩覆於後請明諭以從前之弊但行檢舉不復苛求若始終掩覆科罪有加

上命確議以聞公謂安民在于察吏而察吏當自大
吏始故條列督撫四弊特糾福建督臣姚啟聖
諸不法事啟聖故縱恣至是得
旨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疏論課吏事定例凡捐納
授官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題陞不稱
職者叅處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
年為限今各督撫題叅者概未之見至有受任
四五年而糾舉不及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

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為宜依限分别去留即行聞奏不得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户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臣以為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明日即納歲貢名則清流寔多銅臭猶且自詡正途臣以為正途非可捐納而得也總之捐納事例皆屬一時權宜臣願於

收復滇南之日即賜明旨概輟不行則聖政一新而人心可以大快矣公自為祭酒時屢以捐納為言至是益切云雲南平告捷肆赦人情歡豫公獨上疏曰

皇上睿謨遠慮決勝萬里數年以來諸叛削平古者聖人作易於泰之方盛即致艱貞之訓而豐豫既濟諸卦垂誡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儆之心日慎一

日以成保泰之治兼諭大小臣工秉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賛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攷舊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遠久勿狃目前之淺圖為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寔以課吏功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顧

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有以太直為言者公不顧也甞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又劾兩淮巡鹽御史堪泰罷之二十二年春大計時藩臬舉卓異者太多公上言舊例藩臬入覲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辭朝即行於述職之寔猶為未盡請

令面奏

皇上親加諮訪庶可知其才具之優劣并以見督撫
所舉當否
上是公言至日
親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
奏著為令明年有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常語人曰
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
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豈不内愧于心耶舊例

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闕者丁憂任旗闕者不得丁憂又滿洲任督撫藩臬者俱守制如禮而京朝官三月後即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且言外官丁憂候代之非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劾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狎妓久不回旂坐革職提問是年冬會推湖北按察使連舉山東人

上疑之問舉者為誰或以公對公嘿不與辨遂鐫三

紱解任將歸有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局五年書尚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通懐商摧丹黄常至夜分遂繕寫紀傳若

干卷進呈

上因問纂修事宜公條對甚悉

上注視公良久既而開館纂修一統志曰此事須徐家兄弟為之於是公久為副總裁二十七年二

月尚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受職人咸以為榮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勅臺綱舊例漢御史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逾半月必有建白令請如例舉行一論以白糖鹿皮興販臺灣為失國體一論吏部知府闕多吏部挨延不補一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墨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十二月遷尚書刑部旋

改戶部四月之間驟歷三遷人知
上意將大用公矣公以戶部吏胥為天下奸藪乃嚴
立條約各衙門文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即與核
算應放支者即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公蒞事
精敏操守清潔滿漢司官懾服吏奸益無措手
又諭十四司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
便相商摧斥逐各衙門役滿書吏即召募試補
部中數十年積獘一時肅清奉

命與滿洲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揷內地前此輒發遣烏龍江多不能存活公請仍照舊例發遣冀推廣

上恩

上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以在部振刷方有次第即詣乾清門力辭

上不允尋命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畧一統志總裁官二十九年春公前所薦用

御史李時謙條對失旨自引咎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公素無病自留任史局殫精纂輯氣數逆微喘及入閣領翰林機務殷繁末四鼓趨朝退即入院夜深猶不得寐坐是精力益減性剛不能自挫屈忍辱苟安欲引退者數矣會兩江總督有疏劾公公具疏辨力求去

上允公以原官致仕即日辭朝輕舟沿河下臨清榷關者隸卒數十人登舟大索雖夫人舟中醬瓿

之屬無不發視僅得圖書若干卷及光祿饌金三百兩而已皆嘖嘖嘆清官不置是時公方倚舷作述歸賦以自廣然不堪摧辱氣益逆上喀血久不止歸不終歲竟卒年五十八歲公受知
世祖章皇帝始釋褐年少耳便有天下為已任之意及
遭令
上委畀之重誓捐軀命蹇蹇竭忠不為利害禍福毫髮計兩總內臺凡事關八旗者人多畏避囁嚅

公必持之益力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曰如此則以窩逃為名輾轉折害民將不堪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為政若令督撫會同將軍猶可

上以公言為是極言京師奸民窩販民間兒女官吏用印預給空契之弊乞令正印官將本人親驗明白然後給契如此則窮民不致終罹陷穽八

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議詳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大臣難之公曰諸公既不以為然吾當獨為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晚年官逾貴常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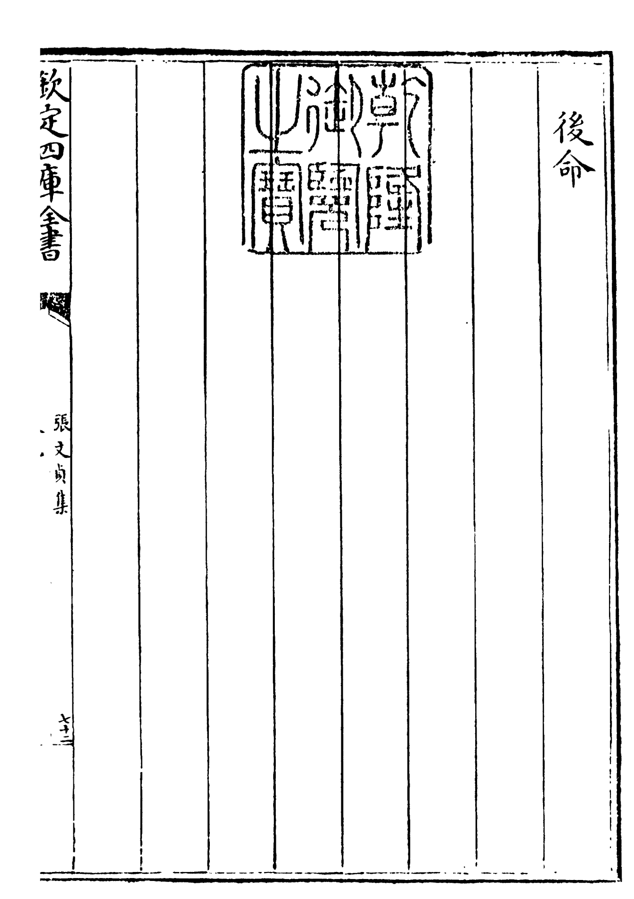
戚如有憂者聞一正人進或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于色人率以是覘之内行
修潔苞苴問遺之使無及門者遇家人嚴整退
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積書萬卷皆手自校讐
卷帙率精好喜與後進常若不及與客議論古
今終日無狎言侮色而門無雜賓晏如也處尚
書中允伯仲間雖極盡和愛之道然恒以道義
相規切故其兄弟皆致通顯而海内之推重者

以其文章風節不以其門閥之貴重也撫季弟
其於弱齡陸氏姊亡養其子經遠為已子俱有
成名從父官汀州推官公往迎其喪時有傾奉
二千金求一見者公曰吾以叔父喪來而受金
可乎卒不往公年纔弱冠巍科起家承
兩朝知遇可謂盛矣而中間數經憂患或起或仆終
預大政退不旋踵公嘗自言吾在機密未得稍
展反不能發舒如戶部時至於謠詠橫搆齋志

長往維
皇上知公之深明良之遇千載一時而同朝士大夫
未嘗不嘆其賢而惜其年之未究也悲夫公所
為詩文有漢魏風致集若干卷藏于家元配湯
誥封夫人子二樹聲太學生樹本舉人孫一德符銘
曰於維
章皇執道之紀天綱聿張濟濟多士有美徐公翩然
其來聲中宮徵鳴時雍熙敭歷

兩朝斯文杓柄掌內外制芒寒色正公司成均名
流雲集庠閒函丈教條斯立乃長西臺不振于
威不顧其私秉德不回暨暨其容諤諤其辯糾
違斥邪百辟為憲道有屈伸既張而弛史局之
監爰自承旨
皇曰公退無以公歸五年鉛槧闡幽顯微帝紀繕寫
臣某恭進
天顏溫霽載承明問曰朕丞相唯女克諧弟與兄代

邦之榮懷浹歲三遷秋官司農唯彼司農與政
是叢攘之剔之狐鼠屏迹蠹之革之百廢其易
帝嘉迺績其遂弼予朝士相賀民慶于閭厥猷未展
遽自引退
宸眷躊躇久而後遂蹇修忍詬自古所嘆公遭
明聖非久考槃天不憖遺而以公殞年不稱德痛寧
可忍豈其剛彊抑有未忘哲人之萎流星煌煌
遺愛在人歷時論定篆石于墓恭候


後命

張文貞集卷九